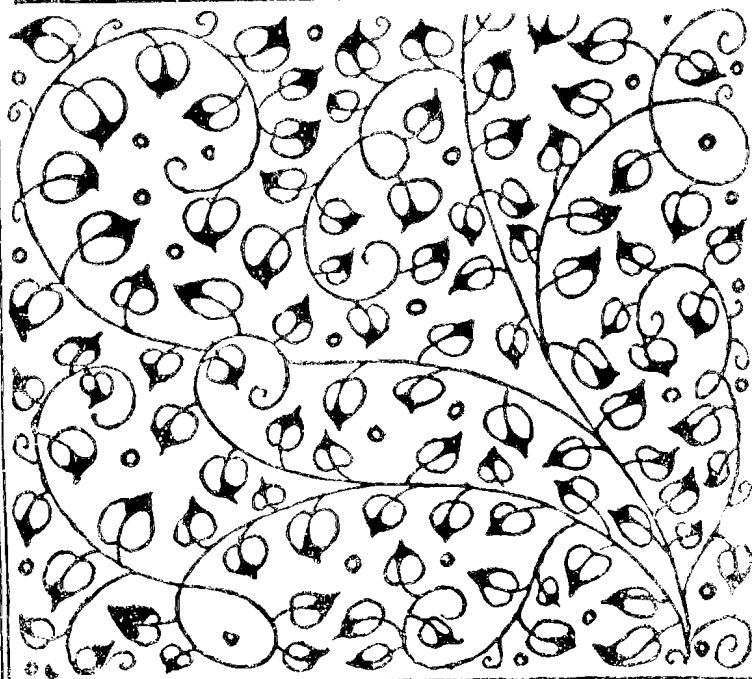


文藝新論

日本 藤森成吉著

張資平譯

日本 藤森成吉作
張 資 平 譯



1929, 9, 8, 二版

1 — 2000

版	權
所	有

每册實價四角

上海四馬路聯合書店印行

目 錄

總 論

一	從前的文學論及美學	1
二	新美學新文學論	15
三	文藝和唯物史觀	23
四	其他圖形	49
五	何謂無產階級文學	65
六	無產階級文學能成立麼	83

本 論

一	無政府主義的世界	101
二	文藝和階級鬥爭	102
三	社會革命和文藝	102
四	文學者和實際運動	103



從前的文學論及美學

大學文科，有“文學概論”這個科目。我們在大學裏的時候，曾當牠是必修科目之一，每星期兩小時的聽了一年間的講義，也受過了試驗。

文科裏的各種講義概是很無聊的，尤其是“文學概論”為最無意思。担任文學概論的是M教授，我總以為太把好時光混過去了，很不合算的，可是學生裏面也有謂M先生的講義為名論

的。以爲比其他的科目有益的人。因此我一併看不起那些學生們了，

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想特別表示自己有天資。我今要把M先生的講義的內容爲無價值的論說出來，以證明我並非在此謾罵。

M教授祇沒頭于很狹小的——在他自己恐怕以爲無限的廣大吧——所謂藝術的世界裏，在高調藝術的極致，藝術的真髓，藝術的不可說明性，藝術的妙境，藝術的神秘，藝術的精進，名作家的獨到；他像專家般的裝出莊重的樣子在講義，並且有時稍稍加上禪學，宗教心，東洋精神一類的名詞，免強地使牠們聯絡到文藝上去，這樣地誇示他的文學論的背景是有哲學的思索的。

但由我看來，M教授並不是怎樣有名的名家，又不是哲學者，更不是科學家。他不過是被

着在所謂文學青年的文學讚美上有點概念的外衣的一個俗人。

本來像上面所舉的那些詞句，是沒有內容，更不成其為科學，這是當然的評論。譬如說“藝術的妙境”，牠的內容已盡於這個詞句中了，不能再有所說明。所謂“神秘力”，所謂“不可說明性”，也是一樣地不能加以說明。但是所謂哲學決不能用這類常套的文句可以滿足的，這類詞句讓一步說，可以說是對世間一般文學全無理解，也超出常識外了。由這點說來，要不到一年間費幾十小時的講義，祇用一句“不可說明的妙境”來說明就完了，又何必花這麼多的薪俸和時間呢？

某大學的學生也向該大學的美學主任教授提出過同我上面所說的一樣的質問。這個學生用了三年的苦工，終到了作畢業論文的時候了。

他把研究題目向教授說了，得了教授的許可後，很率直地向那個教授說：“我想，關於這一點把我的美學上的意見說出來時，很精細地寫十頁或二十頁就夠了。要照規定的百頁以上，實在沒有甚麼可寫。”但主任教授也回答得很妙：“本來美學的問題就要不着這樣的寫。不過你可以把你的意見和從前的其他的美學者的意見一一的比較，相同的就說相同，不相同的就說不相同。隨便地在各方面引用點材料，不可以把牠寫長一點麼？”

諸君，不要笑。這個不偽的教授說的話是眞值得我們尊敬的。馬克思因 *J. Proudhon* 著有“貧困的哲學”，就著了一部“哲學的貧困”去揶揄他。做馬克思的筆法，現在已經到了“美學的貧困”的時代了。否，美學從來就是很貧困的，內容異常貧弱的，不過研究美學的人把美學佯裝

得像有豐富的內容般的給人看了吧了。一句話，世間都給美學欺騙了。

實際上，從來的美學，——牠的歷史也很淺——把牠當成科學是很不充分，不完全的。莫說當牠是科學，單視作一種意見都覺得牠太多冗詞了。所以當一個作家，非聽聽美學者的意見不可的說話，差不多是不能成立的了。作算美學的議論一點沒有聽過，也可以寫很完美的創作。反之，作算一個人變成了很有本領的美學者，但他也未見得立即能創製出驚人的藝術來。我說了這些話，恐怕有人要非難說，這是蔑視研究和創作的區別，蔑視科學者和藝變家的差別的暴論。這些區別當然有的，我也知道。但是我有別充分的理由。恐怕還有人要說，對於成立的年數尚短，正在生長途中的美學而加以這樣苛酷的攻擊，是不妥當的。這種人說的話也似很有道理。

不過依我的見解，照從來的美學的進行方法，想成爲完美的科學，便不能說是在我們爲不可缺的學問，這是我所深信的。

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爲他們只在所謂藝術的世界裏面討論藝術的緣故。但是藝術本身果能單由牠自己的立腳點解說下去麼？說句笑話，井底蛙的見聞和言論，在外面的廣大世界中，果有通用的價值和興味麼？否，井底蛙的程度還夠不上的美學者，要想理解井內部的世界還是疑問吧。作算再深掘他的井底，果能夠達到適合於普遍的大地的深高和澈底否，這仍然是個疑問。

自然科學暫置不論，單是藝術的各分科已經是和人類生活有密切不離的關係。尤其是小說，Trotsky所謂爲‘藝術中最聰明的藝術’，和現實的人類生活有不可須臾離的關係；社會萬般的現象都由小說反映出來，牠的影響也能及

萬般的社會方面。不論由創作心理方面說，或由批評賞鑑方面說，社會和藝術的關係都是很濃厚的。主張提倡藝術至上主義緊守象牙之塔這些話，已是過去的事實了（關於這一點在後面再說）。想緊守象牙之塔就儘管緊守吧。但你儘管緊守，這個象牙之塔還是屬於社會的東西，你又怎麼地奈何牠呢？

藝術是——文藝亦是社會的一現象，文化的一產物。若不知道藝術以外的一般社會現象及解決方策，就沒有談文藝的資格，也沒有了解文藝的可能。要真的置身實社會的正中，才能理解真的澈底的文藝。又把牠和其他的社會現象或文化現象比較聯絡起來，才能夠究極牠的本質和組成牠的科學。若不向這方面進行，無論頭腦如何好的美學者，他的學說是舊的，他所說的也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不單是這樣，並且時常

會陷于極滑稽的迷論裏去。

再引一個專門美學者的例來說吧。這個人
在文科大學教授裏面算是最本真聰明的，學校
內外都承認他是有學者態度的人物。在職很久
了，他很努力，博通近代文學，我們也相當地尊
敬他。他有一次講義過 *Baudelaire* 論到 *Danie*
和 *Decadence* 時，順便地講及詩人，文學者和貧
困的關係，他說，“文學者和女人的關係在生活
上及作品上常保有重大的意義。古來無數的詩
人常由這種關係或就這種關係，寫了很多的佳
作及傑作遺留下來。但是人類生活的他一方面，
物質的問題，對於以精神的工作為生命的文學
者，從不發生何等的影響。凡是偉大的作家決不
因物質生活的缺乏，即因貧困而變其意志；也不
低貶自己的工作價值。其中雖有因太貧困了，
或夭折，或不能完成其工作的實例，——又反對

的說，受貧困的刺激而完成其傑作的話却沒有聽見過。總之，物質生活如何，在文學者們是不成問題的。物質和戀愛完全不同，獲得戀愛和失戀都可以成功他的不朽的傑作，或因捉得這些題材，其作品就獲得了永久的價值。……”

諸君，從這位教授所說的話裏面，很容易的可以發見出他的謬誤點吧。不論由理論上說或由事實上說，這種斷定完全是矛盾的。和婦女的關係果然可以說是物質生活的一面麼？又性的關係果然可以說是比飲食高級的麼？婦女關係果然全不包含生活——飲食問題麼？

現在再參照文學史上的事實來說，這位教授的思想上的錯誤更多。婦女的關係既能使文學者興奮或使他痛苦，物質的餘裕與否便不能同樣的使文學者愉快或懊惱麼？我敢斷然地否定這位教授的議論。稍稍翻讀過近代文學者的

傳記的人，聽見這位教授的武斷的議論，恐怕會大駭一跳吧。

貧困如何的影響及無數的文學者的精神和工作呢！試看託爾斯太的生涯及作品。也試看陀斯妥依夫斯基的。所謂物質問題對這兩位文豪的轆轤，又由物質的差異，在他倆間發生了如何的異點，我們可以明白看出來的。

在作家的生活上，在作品的精神上，又在所採用的思想及題材上說，近代文學的重心是超出性的問題上而至於食的問題上了。這點就可以說是近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特質。若忽視這個問題就不能了解近代現代的文學。就連這位大學教授，表面上雖在摒斥物質的問題，不是也在承認因貧困而早逝的文學者麼？這個不幸的早逝對他的文學的成績，不能增減一絲一毫的，這話是根據那一點理由說出來的呢？——現在

對於這位教授的話，試擴大我們的理解範圍；在他的充滿着矛盾的言論裏面，可以發見出一種想說但未說出來的一貫的精神，這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無論受如何的物質缺乏的壓迫還繼續着苦鬥，他的牢乎不可拔的藝術愛和創作慾是不能剝奪的。這可以說是傲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套語的說法。雖然，以這樣的態度尊重藝術家的力，是再好沒有了，但是叫最初覺悟到要這樣的毅然的精神的作家，多嘗物質生活的苦味時，還不是不發生什麼效驗麼？（指毅然的精神的測驗效果）這正是人道問題了。例如他的志雖沒有屈，但飽嘗了貧困的苦痛，却是事實了。對於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異常的敏感，唯有對貧困就像百鍊金剛身般的全無感覺，像這樣的人不是個怪物麼？像這樣無感覺的作家決不會描寫人類的重大事實，——由貧困發生出來

的深刻的感情或人生的。那麼，早就沒有陀斯妥依夫斯基這個人，也沒有迭更生這個人了。

無產階級文藝論是特別的和‘貧困’兩個字所表示的事實保有絕大的關係，無產即所謂‘貧困’。關於這一點，要再加論述的，今暫讓到下面去說吧。總之，由以上的事實和理論說，那位教授的議論的錯誤是很明瞭的了。

稍涉躐過近代文學的人，決不會發這種錯誤的言論吧。因為在今日，這些道理是成爲一種常識了。可是極美學之蘊奧，精通各種藝術的，並且富于近代文學的理解，充分地承認文藝的特徵和生活有甚深的關係的教授，竟會發出這種謬論，真叫人百思莫得其解！這真是可驚異的一個謎！並且他以冷靜的頭腦，恬然的講述出來，這真是值得學生們加以充分的研究的材料。

關於這個教授的謬論的解剖，我曾作過一

篇短文。一言以蔽之，他發謬論的唯一的原因是潛伏在他的生活裏面。這個矛盾的發生不是在教授的頭腦，是在教授的生活。他不知道物質的窮乏，他想着他的簡任官的地位和高級薪俸時，就一氣地把一切矛盾視作不是矛盾了。由他的實生活看來，他的工作一點不會因貧困而受精神的障害。否，他實在不能實感着這種障害，也沒有這種理解。至少，他相信學藝的研究條件是，最先要離開生活的顧慮而自由的。這時候，他以爲自己是脫離了物質的束縛，其實他在不知不覺中，受了物質束縛的絕大的影響。自信爲完全是純粹的哲學以及科學的他的思想及美學等實在都受着他自身的物質生活的支配。他有這樣明敏的頭腦，但對這種矛盾却一點兒沒有覺着。他像完全失了意識般的受了物質生活的支配。